



^ 16  
2793  
9



16  
2793  
9

空同子集

卷之三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二 上書

上 孝宗皇帝書彙 秘錄

右次上書一首秘錄附

上書

上 孝宗皇帝書彙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  
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

空同子集

卷三十九

昭和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  
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  
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  
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  
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  
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  
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  
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  
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  
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  
之歛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  
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  
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  
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  
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  
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  
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  
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  
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

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

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  
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  
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  
不攻則亾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  
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  
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  
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  
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  
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  
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 陛下洞  
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  
猶閤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  
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  
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管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  
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  
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  
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  
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  
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  
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菑害必至菑害至則五穀

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  
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  
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  
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  
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  
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  
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  
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  
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槌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  
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  
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  
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  
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  
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  
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  
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  
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

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  
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  
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  
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  
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  
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  
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  
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  
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  
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

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  
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一陛下  
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  
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  
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  
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  
原奈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  
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  
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  
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

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  
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  
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  
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  
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  
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  
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  
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  
雹之菑適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  
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

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  
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  
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  
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  
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  
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  
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  
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  
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  
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



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議之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祗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管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乘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爲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遂之使去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

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輒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

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歿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歿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歿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

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歿也今旣歿而踰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蓄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蓄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

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  
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  
選良有司卸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  
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  
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  
之警有如平原雖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  
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  
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  
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  
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

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  
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  
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  
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  
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廢其賞不足以諷夤  
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  
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  
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  
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

空同集 十一  
汚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慙此一  
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  
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  
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管者舜爲天  
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  
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  
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  
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  
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

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  
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  
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  
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  
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  
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  
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  
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  
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  
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  
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  
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  
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  
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麤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  
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  
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  
姿不減於前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  
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  
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  
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  
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  
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  
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  
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  
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管者高皇帝  
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

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  
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  
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  
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  
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  
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  
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  
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  
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  
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  
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譁孰非  
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  
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  
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秘錄

初 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歎曰真 詔  
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  
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  
諫草耳予爲此卽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  
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

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  
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  
及疏入不報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  
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  
十然大意主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斥 后也掌詔  
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慮  
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  
牟斌叅之其畧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  
罪者悉置弗入奉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  
罰奉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

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欽高郵  
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欽徃見一近侍闈會闈  
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闈  
迎欽以褶子泣曰此 爺爺口鼻中血也欽相與泣  
問故言 上氣絕時闈負之自寢出云已闈技淚謂  
欽曰怎更能得此 聖明皇帝欽叩之闈曰前李夢  
陽事知否欽曰不知闈曰 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  
金夫人又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借官人每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  
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遷前



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  
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曰金夫人猶在 上前  
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  
爲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  
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 上召我言關輩  
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  
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  
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錦衣  
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  
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  
爲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  
侍闈者也 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  
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之不取  
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  
一老闈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  
闈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闈曰昨  
夜 上蓋遊南宮云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從而  
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闈曰 上  
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事璞叩詳細闈不答予因記  
往錦衣百戶郭勳曰 上游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

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遊 上獨召  
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  
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空同子集

卷之三十九 終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三 狀疏

代劾宦官狀 秘錄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請素節義本

乞休致本

右次狀疏四首 秘錄一首 附

狀疏

代劾宦官狀疏 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如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

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媮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壘粉蘊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空同集 卷四十一  
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  
闡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  
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  
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  
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  
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錄

初 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

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  
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  
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  
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  
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闈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闈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闈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闈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而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

諸闈者寤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  
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  
榮曰榮頸有鐵裏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胤南京尋  
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  
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 上恩奴儕磔餒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  
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 上  
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  
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  
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  
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  
亶亶些言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爲戶部郎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  
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

奔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  
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  
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搖撼需滿而應則輕  
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  
土著者豪羣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  
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  
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  
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  
又畜聲樂伎妾珍物後結諸豪貴籍其蔭庇今淮陽  
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貲鉅  
百萬數其方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蔑禍而  
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  
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盡其利可  
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  
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  
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  
汗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  
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  
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

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  
敗亂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拒  
大補則匿濱海居民襲弊踵壞人煮戶剪擔載營販  
者不可勝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  
弗治不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  
役下竈盜食原課逋負動大萬數轉相資緣設責督  
稍嚴又牽花戶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庾  
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  
昂豈不大可恨哉今欲處置鹽莫如復 祖宗之法  
欲復 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剷豪弭盜息賊欲去此

四者莫如今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  
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日冒買補名號阻遏  
國利讐怨小民動搖 朝廷既不奉 詔還官又不  
退直自保是損 先帝聖德阻格 陛下新令也夫  
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  
羣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  
昔商君將爲政于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  
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  
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以信四方控海內邪  
故曰法行自近始 陛下甘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顧



獨忍于一商豎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提舉等非坐闕茸不職不得除拜是毆之汗穢之地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汗道之以汗則亦奚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與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放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

用忱故事令其綆墜別壺濬源决流一切不得阻撓

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

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

之謂也

請表節義本

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是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史册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原者也我朝祖制列激勸之條列聖下旌舉之詔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詔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許有司開具實跡以聞聖德美意雷

空同集  
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勵正德六年六月臣奉敕諭巡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泯沒無聞追問其故皆言窮鄉小戶有善莫錄卽蒙有司申達而展轉覈實管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聞聞之不舉厥惟臣罪當令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中潘應高等民婦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駁取鄉耆里老師生人等勸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覈實寢滅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獲悍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爲歛容者此蓋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澄源固本要在忠信爲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開坐 上請伏乞俯納 敕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俗以淑人心于冒 天嚴不勝悚懼戰慄之至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  
景泰三年父病刲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

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糞父死  
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  
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  
緣潘應高委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  
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  
十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  
衣姑徐氏久風癱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  
竭力孝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勘  
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  
十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給賊抱  
子投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  
起背中賊數鎗身死勘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  
十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誓不再嫁今六十  
八歲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  
劉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  
年二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

六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妻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歲孀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彭氏抗節不污厲聲罵賊被亂刀砍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鄰段氏會彭氏匿段氏

家賊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曹旺七妻亦遇賊被執齊氏團樹行不就污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戡其胷而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本

亦提學時撰

臣生長塞鄙出身寒細荷蒙 先皇帝獎拔列之郎署比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 先帝優容不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託 聖旨奪官逐

臣尋又羅織械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  
秉性直慙罔諧時俗擯斥丘壑臣實宜之日者 皇  
上斷絕元惡起用無罪臣亦得與甄錄授以佐憲之  
職專以風教之任使枯楊再華曝鱗復活顧臣何人  
可以堪此每伏竊念 先帝優容之德 皇上再造  
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綿弱飲食素少  
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服吐痰頭暈  
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交便血疾作用心  
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扶  
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歲  
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鯨厥職而妨賢路也  
伏望 皇上矜察愚懇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  
能提學江西學校庶臣免鯨曠之誚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終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菟校

文類四之一 碑文一

禹廟碑

雙忠祠碑

嘯臺重修碑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大梁書院田碑

鄆陵縣城碑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右次碑文八首

碑文一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漫遐眺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  
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  
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  
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  
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  
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輪築困苦  
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  
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  
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  
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  
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孰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得者耶於是飭所司

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授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緼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霽靄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



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  
曠曠兮昏兩王  
駕鳳兮驂文魚  
龍翼翼兮兩旛  
悵佳期兮難屢  
心有愛兮易離  
愛君兮思君有芳  
兮酒芬君歸來兮  
庇我民兮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  
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  
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  
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啟遐詔  
來必有闡名焉實於是葺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  
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  
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  
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欷以悲膏者問之  
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顙泚面  
赤者車將過而輒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  
干之事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比干墓云

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  
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于於  
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  
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  
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  
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  
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  
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  
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于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于有術亦効秦揣摩捭  
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  
國君爲禹湯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  
矣曰若是則于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  
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  
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  
子旣賦迎送神辭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  
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  
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  
宰邑之年是爲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

生王漢楊桂來言碑事辭曰

君各乘兮兩螭兮前導兮四旗沛連蜷兮雲際儵若  
留兮歛若逝執天枰兮震河鼓靈惻惻兮疇怨苦林  
冥冥兮嶮艱驚風兮河波瞰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  
滂沱

右迎神

魏顙兮廣顙怒目兮顏丹左設瑚兮右連靈並慘兮  
不懼按長鉞兮疑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  
日窈杳兮卽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組兮萬舞儻有聞  
兮太息祝申申兮告予曰秉直兮匪躬遭閔兮遭凶

嗚嗚兮綽約庸之弗疑兮謂爲哲邦殄瘁兮后隕  
二代墟兮心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劔  
兮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雙凌倒景兮幹陰陽五風  
兮十雨福我氓兮有稌有黍

右送神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  
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

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  
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  
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  
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今修焉已爲祠  
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  
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  
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  
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  
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接  
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  
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  
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  
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  
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  
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斯永矣  
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  
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  
逃污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謂其

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敖苦約而天下不以爲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恩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

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污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年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噏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解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

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圯新而繪聖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蕭愨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且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彘

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

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

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

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  
劍而死者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  
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  
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  
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鑿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龜虺  
日月易舍燹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江陵廟岌岌  
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

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 帝昇弗疑公泣祝

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  
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  
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  
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  
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  
無死死有榮裒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徃若來卽而  
罔見跂望漣沍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無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時成制恒備奸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

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故先王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

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  
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僞行欺世  
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于譽而不可使  
天下無伏羲之稱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  
天下無養士之人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豐豐言變  
通與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茲之謂也是田  
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  
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  
察則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  
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  
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  
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之矣

鄆陵縣城碑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  
五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  
各有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  
堞道道翼翼濯濯下壑上削畫道宵邏鈴柝是節伺  
察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犬靡聒是役也始于  
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  
云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

伸乏咸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役  
匪農妨覩者歎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  
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隍垣齧池凸汗穢黃蒿徑蹊  
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  
盜起控絃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鄆  
鄆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儘  
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嗟乎無城  
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  
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  
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爲  
利己曰誠己也彼卽以爲弗己忸也誠弗己也卽以  
爲己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卽以爲勞之可  
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麇  
裘誦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始盜之入也鄆之士若  
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荼上而省若臬  
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鄆奚以荼及乎也上之  
人謂城勞也疑己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  
謂厝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  
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城事與果有謗知縣章於監  
者覈焉獲顛末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

焉李子曰今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今哉章或曰鄆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爲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鄆致仕尚書劉公書

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今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鄆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鄆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

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  
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五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  
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  
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  
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歎曰諺有之曰些小  
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  
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  
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同  
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  
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

乃僉同協於厥迪僉曰動大眾者占之人舉大事者  
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眾不集今兵饑疫癘  
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  
古人靡和其何城之爲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  
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  
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碍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  
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鐘則歸之益兵城之役  
誠計日備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  
眾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  
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

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  
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  
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動不中厥惟予  
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  
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  
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  
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  
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備稱事執  
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堊木石槓炭膠  
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旣一  
門繼五門旣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之  
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凹完齧  
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  
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楣鐵樞  
虹梁臥衝隍塹繫輪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  
而覽之嵩行失嶮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  
庫充實旌檠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  
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  
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  
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

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卽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歎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睥之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爲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爲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設險爲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治者本末內外交飭而具修可也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  
左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  
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  
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  
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  
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  
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  
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  
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寬之  
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清之理也

昔 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

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憂  
軍之淆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  
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  
日愈淆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  
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  
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句稽民必大  
擾擾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  
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  
克理卽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閒久者閒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效是軍也不終滄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  
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  
彼間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  
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  
往者也勸來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鑒  
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  
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  
者也天下固有力而又密而寬而不之能爲者此則  
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盖二十倍于前然  
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使顏君前在茲亦理滄之  
人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

太倉李臯崑山鄴玉清顧天階銓次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一終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四之二 碑文二

東山書院重建碑 鍾陵書院碑

宗儒祠碑 六合亭碑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釣臺亭碑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盱江書院碑 曲江祠亭碑

右次碑文九首

碑文二

東山書院重建碑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其弟汝覲汝愚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之而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存忠定之以讒死也朱子實卽其堂注離騷經云宋亡書院爲人所據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疊山謝公有記迄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崑山沈時又取復焉構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兵屯餘干而其堂爲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履書院址懷顧會江西右布政使溫江任公以兵留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兵陣無勇者親上之義不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徙中峰中峰安而結有龍池焉炎曠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冠丈中峰地東西得二十八丈南北七丈中構堂五間南向以祠而堂之東仍構雲風堂西構講堂又構東西廊號房以處講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右叅政董公金五十吳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院成而議祠焉任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蓋書院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群居則雜雜則志亂志亂

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也  
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  
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  
不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必入焉  
以爲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  
有趙氏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  
曰朴聞之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殺  
今之祠忠定宜左朱子右位皆南向忠定弟汝靚西  
向曹無妄建東向皆北上柴強恕元裕位次汝靚饒  
雙峰魯次建胡敬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

子崇憲元裕姪中行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  
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主乎  
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  
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夫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  
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緒不  
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斯又尊卑之殺也位次成知  
縣冠請文於予刻碑按忠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  
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弼成新政其功可謂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讒死悲夫曹  
無妄者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授以無妄因稱無妄先

生柴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爲本嘗作春秋尚書論語解及繫辭中庸大學說史評宋名臣傳而雙峰魯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五經講義論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張氏西銘圖近思錄饒氏遺書等書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是已敬齋之學動靜表裏一主於敬所著有居業錄多發先人所未發然甘貧力耕孝母耻言仕進云夫士尚友千古負笈而游四方者以道從也今有朱子以爲之歸而鄉之諸以道鳴者又煇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殊也然彼卒不足以勝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毋曰教化非所行于鄉親義不入于盜賊患吾之道不明焉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不患不精而患業不專否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也任公名漢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董公名朴麻城人吳公名廷舉梧州人皆右叅政

鍾陵書院碑

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中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

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  
且近市寺爲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  
陳生以告予予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  
爲書院云教諭黃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  
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爲縣書院稱  
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予曰  
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  
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官  
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及知縣王紀至則建二  
門立碑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入之設門子

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陳生求記予曰嗟書  
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學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廬  
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專也師以臨之友  
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衣示殊衆也建  
之以廟賢聖畢聚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嚴  
惰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  
雖然士由之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沒歷千餘歲絕  
矣夫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茲乎  
夫學以規之者常也聳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  
射者在庭揚觶以命耦周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

通公溥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容之也夫書院可少哉書院地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宗儒祠碑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二公者也故皆本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榦陳宓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紹彭彞馮琦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

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是以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以爲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之主則名是其是彼得與我鼎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

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闢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足遷者還真猶趨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 六合亭碑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山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迴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峭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日撼蝕霜雪西北之颺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



報有石柱六臥於匡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  
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成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  
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  
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耳何也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  
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  
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  
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  
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  
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  
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  
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  
大者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  
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霖從蓋知府章亡踰年矣章  
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  
其爲人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斂才視化  
觀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

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爲養蒙歛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歛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

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 高皇帝嘗茲焉憂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正統間旣設提學之官又仰念 高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勅提學官也必茲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爲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爲學毀失亦盡矣

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爲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爲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城市爲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六曰民彝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恩賢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余

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爲役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爲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于知縣吳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璉之爲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其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廳右

釣臺亭碑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  
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颭颭回視五老峰垂在几榻  
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牽蘿  
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  
如仰而睇之劉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  
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卽其上作亭焉亭  
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歎  
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  
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

歛志沾沾而聽惇惇而視期取必獲蓋飢寒之  
而渴俟之酷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  
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  
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  
月爲釣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  
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鼈暮饌修鯨則汝  
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  
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  
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驚遠  
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崑崙文絲爲霓寸鈎爲月溪壑爲四海鯨鮪爲鼈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鈎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予奉勅提學江西至則詢人據

之昔效故縮其太過懲非鑒良久之勃焉若有其也乃猶懼遺棄之於是以嘗提學江西者姓名籍銜刻之碑立諸分司廳左遡予而上得十有四人惟我明受命諸府州縣各建學立師養育人材其始惟責之提調之官諸監察巡守者至稽勤惰而已後以績鮮而姦滋乃始設提學官巡督歲視之然謂非憲不貞也則官之按察之佐謂弗重也則給之勅謂弗專也則勅監察巡守者勿侵越謂弗行也則使朴提調者以刑謂刑或弗從也則使其糾否而理爭何也政不行則教不成政足以行矣乃其身不足以端本約

不足以範俗嚴不足畏仁不足愛有不足倚黜不足懲進不足勸公不足服明不足別迂腐失名實言貌亂厥貞則是官也特贅焉爾矣傳曰待其人而後行今議者不謂其人非也顧曰是官贅景泰改元是官遂裁而不設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天順七年則又設之至于今不裁前賊瑾之亂嘗議裁是官矣不可而裁其勅內糾否而理爭者數條瑾誅諸制復故會某以擯斥搜拔受是官自揣九者無一于已又懼或失名實亂真也矧又大邦人才拜命恒怔怔惕若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鑒古者也於是詢據人考效故昔冀寡過焉爾卒勃焉若有與者今即以十四人刻之碑予亦名續之來者不曰此贅官也可矣

盱江書院碑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爲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

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  
十四處小爲社學乃其一爲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  
置爲廟爲堂爲齋爲閣爲號房爲垣爲門爲坊擇士  
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  
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卽以贍  
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  
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  
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  
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歎曰嗟  
乎予今乃知利之爲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

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相當卽不  
倘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逃者也卽中科第有官  
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遡其供膳積費不償  
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  
利爾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  
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爲是  
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  
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  
哉不可畏哉予旣今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

空同集  
其土俗於碑俾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爲有官  
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爲賈母  
混處以禍吾儒

曲江祠亭碑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  
頭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  
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  
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  
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  
徐繾綣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  
之朱磯山杖屨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  
則有雲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  
是江也旣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  
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  
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  
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  
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  
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  
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



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  
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  
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二

終

